

世界禁书文库

SHIJIJINSHUBAIBU
世界禁书百部

辣
激

吻
情

远方出版社

世界禁书文库

辣 吻

〔美〕 棘莉·摩尔斯 著
齐文虎 译



第一章

“小心，菲娜，今晚的节目很重要，我们决不能犯错。”

菲娜将她庞大的身躯挤进主持人身边的椅子上，“奥斯汀·麦克伊沃，我从来不犯错误。”她说，严厉地看着他，这让他笑了起来。

“不，我也许会让你犯错误的，”他将一只手放在他的光头上，“但是你能隔着很远的距离和灵魂打交道吗？”

菲娜轻轻地笑起来，奥斯汀对她的超能力并不十分理解，但是他相信她的超能力，这就够了。她从来没想到和一个对超能力完全不感兴趣的人合作节目。

“放松些，”她说，“‘菲娜论坛’在今夜会有一些特殊的听众。”

“但愿如此。我们现在就要通过电波向全国广播了。”

菲娜微笑着闭上眼睛，“亲爱的奥斯汀，你没有感觉到吗？今夜的空气中不只有电波，还有很多别的东西。”

爵士乐的曲子在小小的播音室里响起来，菲娜随着萨克斯管的热情的节奏轻轻地摇晃着身子。一个开场白不错，她想，一首激励人心的曲子，一首暗示着成功的曲子。

奥斯汀身体前倾将收音机的音量关小一些，让乐曲成为一种背景音乐，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椅子吱吱地响起来。菲娜慢慢地平静思维，她幻想着一种白色的光来让自己渐渐导入冥想的境界。一会儿，白光消失了，那种熟悉的黑暗在她的面前展开来——空无一片，等待着某种东西的降临。现在她准备好了。

她睁开眼睛，等待着。

“你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卡罗来那州松林地区的 WRDY 电台，”奥斯汀说，他的声音平静而亲切，“紧锁频道，‘奥斯汀之夜’的下一个节目，是‘菲娜论坛’。”

他先用正常的语调为承办这个节目的公司做了一下广告宣传，然后，他用一种半开玩笑、半故作神秘的声调开始介绍节目：“女士们，你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你和一个你认为很特殊的男人在一起，却发现他的脚凉得像冰块——而不是因为他将脚从毯子下面伸出来的缘故？这个男人会将他冰凉的脚伸进热水里吗？他会找到一个破坏一切事物的办法吗？”

他在椅子上坐直了身体，“他有可能陷人情网吗？我得说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事实上这种男人确实存在，当他意识到他的热情将向一种持久而永恒的方向发展时，他总是感觉到如堕冰窟。”

“每一次当他的爱情生活开始变得严肃起来的时候，他总是尽可能地摆脱这种关系，这个男人，亲爱的听众们，永远都不想被婚姻所束缚。哦，菲娜在摇头了，我说的不对吗？”

他向菲娜眨了眨眼睛，“有些人会说这是一种动物本性，处于这种状况的男人被一种源自亘古的祖先遗传密码所控制。这些男人不肯对任何女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这种生存的缘故吗？”他热情洋溢地提着问题，并在再次开口之前留出一段时间来加深人们的印象。

“菲娜认为不是这样。实际上，从她脸上的表情我可以看出，她的回答是明白无误的、不可动摇的‘不’。”

菲娜深呼吸，容忍着他在戏剧方面的表演才能。

他向前倾了一下身体，几乎将嘴唇贴在麦克风上，“今夜，

菲娜·艾丽格瑞特——本世纪最有才华的灵媒——”

菲娜恼怒地看了他一眼。

“——邀请你打进电话参与节目，如果你知道有哪些人不肯在爱情关系上承担责任，对了，打电话给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菲娜知道如何解决这一难题，那就是给他找到适合他的女人。”他声调忽然一转，仿佛变成了一个在教堂布道的牧师，“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如果你认为这太冒险，告诉我们关于他的一些事也行，菲娜会为他找到他命中注定的女人的。”

菲娜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轻轻地按了按。

“有着凉脚的伙计们，你们也可以打电话给菲娜——那就是说，如果你有勇气找一位让你的脚永远暖和起来的女人，”他加快了他的语速，“我们的电话开通了，号码是 9195557792，菲娜可以为任何人找到他的心上人。”

交换台的灯立刻亮起来。

“我们现在有一位参与者打进电话了，”奥斯汀说，满意地向菲娜一笑。她放开他的肩膀，接过麦克风，闭上了眼睛，“你们正在和菲娜在一起。”

当雷声沉默下来以后，艾蒂瑞妮·比莱听到一丝缥缈的萨克斯音乐传进她的卧室。她停下手中正在整理的衣物，倾听悠扬的旋律，乐曲似乎唤起了她心灵深处的某种陌生的记忆。音乐结束时，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窗外雨下大了，艾蒂瑞妮所能听到的唯一的声音就是雨滴敲在玻璃上的旋律。她拿出那双质地最柔软而穿着最温暖的护腿，然后把空衣箱关上。她环视着这间屋子，回到家的感觉真好，从墙上浅粉色的花纹壁纸，到窗前打着褶的窗帘，一切都没变。曾经有一段时期她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但是现在都过

去了。

她曾经以为她生长的家在这么多年以后会有所变化，但是她的母亲在她父亲去世后，一直将所有的东西都保持着原有的样子，玛歇尔·比莱知道这些能给她以慰藉。艾蒂瑞妮不得不承认，她的母亲说得没错，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她慢慢地脱下衣服，感觉到一种久违了的温暖与安宁。这是一种来自童年的幻觉，但是她将这种感觉藏在头脑里那只圆眼睛的玩具熊下面。

她换上裤子，并在外面加了一件淡紫色的法兰绒衬衫，衬衫拖到她的膝盖。虽然这件衬衫已经很旧了，并且染上了很多颜料，但是这是她所有衣服当中最柔软的一件，今夜，她只想穿得舒服些。

现在，她想吃一些东西，但是她并不着急。在七点卡门就把晚餐准备好了，这个老厨师就像她的妈妈一样对遵守固定的时间表坚持不懈。艾蒂瑞妮自从孩提时代起就拒绝遵守各种刻板的计划，她喜欢随心所欲地做事情。但是也许她会有所改变的，她不得不改变。

她在她妈妈敞开的卧室门前停下来。那个收音机还放在那儿，从里面传来静电的干扰声，几乎听不清楚正在广播着什么。“你应该调一调台，”她说，一边走进房间，一边呼吸着房间里那熟悉的玫瑰花的清香。

“一定是因为雷声。”玛歇尔说，向她伸出手。

艾蒂瑞妮握住她妈妈那只纤瘦的、精心保养过的手，注意到她指甲上深红色的指甲油，这些小事她妈妈时常留心。

“来，和我坐一会儿，”玛歇尔说，她的灰色眼睛闪闪发亮，“我想让你听听这个节目。”她的目光落到那架古老的收音



机上，它几乎把她的桌子整个占满了。

艾蒂瑞妮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来，她所说的每一个字都伴随着强烈的静电干扰，“她不适合你。”那个女人说。

“但是我们在一起已经三年。”一个人回答着。

“你永远不会向她承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不能给她她想要的东西。”

艾蒂瑞妮调了一下台，“这是什么节目？”她问，坐在妈妈的床边。

“‘菲娜论坛’，他们称她为本世纪的灵媒。”玛歇尔说，向前倾了一下身体，让她的女儿将她的枕头铺展开，“我敢打赌，你们一样出色。”

“不，我不这样认为，妈妈。”

“你发现了上帝赐予你的天赋，亲爱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没有人知道你的能力有多深。”

“什么也不能，”艾蒂瑞妮说，她的声音很坚决，“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不会再用我的超能力了。”

“菲娜正在主持一个直播的参与节目，”玛歇尔说，没有理睬她的声明，“这个女人能为任何一个人找到他命运中的伴侣。为什么？你可以——”

“妈妈，请为我考虑一下，我不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无法随心所欲地控制它们。”

“那么，你是遇到麻烦了。”玛歇尔说，抚摸着她的面颊，“宝贝，没有人能完美无缺地走过这一生，你必须从你的经历中学习到这一点。”

艾蒂瑞妮耸耸肩，她学的已经够多了。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你的曾祖母和你具有同样的能力，”玛歇尔说，她的声音很柔和，“我可以确信你会习惯它们的。”

艾蒂瑞妮低头看着她的手。她的手再平常不过了，很像她妈妈那纤瘦的、涂着指甲油的手。但是她的指甲不像她妈妈的那样长，她的指甲是实用性的，剪得很短，因为她要用这双手来工作。曾经有一段时间，她还沾得满手都是油彩，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宁可回到我原来的样子。”她说。

“你不能，艾蒂瑞妮，现在它已经是你的一部分了，你应该使用你的天赋，而不是忘记它。”

收音机中又传来一阵静电的干扰声，声音忽然之间大了一些，“我看到了你将来会遇到的一个很特殊的女人——”

“给自己一个机会，”玛歇尔说，将艾蒂瑞妮的手放在收音机上，“为了我，试一试。”

“四英尺十英寸，”艾蒂瑞妮说，她注视着妈妈的脸，“一个体育运动员。”

“身材很小巧，是一个运动员。”菲娜很权威地说着。

“精极了！”玛歇尔说。

艾蒂瑞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手继续放在收音机上，影像异常清晰，挟带着一股似乎能改变房间中的电荷的力量向她袭来。

“我什么时候会遇到她？”那个的男高音颤抖着问。

“星期六十点钟，在自助洗衣店。”艾蒂瑞妮说，她的妈妈微笑着。

“不会太久的。”菲娜说。

“她会在甩干桶里发现他的内衣，上面到处都是洞。”艾蒂瑞妮咯咯地笑起来，“他留着红头发，他的脸在那时会比他的



头发还要红上十倍，但是他在那时赢得了她的心。”

“谢谢你打进电话。”菲娜说。

一个男人的话音插进来，“菲娜，我们又有了一个电话，这个幸运的男人确信他会得到一些信息以改变他的生活。”他说，他的殷勤得如同在马戏团门前招徕生意的举止与菲娜从容优雅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

“这个节目开播多长时间了，妈妈？”

“有几个月了，它在松林一带影响很大。”

“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它。”

“那是因为你这两年里一直躲在艺术之家中，你一直以为没有电、不在家中会画得更好，但是我不同意——”

“但是我现在回来了。”艾蒂瑞妮说，知道话题引到那个方面，她知道她最好立刻换一个话题，“跟我谈一谈菲娜·艾丽格瑞特。”

“她是不可思议的，”玛歇尔说，看起来上钩了，“而且非常有才能，心灵感应是她的强项。”

“哦？”艾蒂瑞妮说，用一个平淡的笑容回报了她妈妈的意味深长的微笑。如果过去的经历可以看做是某种征兆的话，那么心灵感应显然并不是她的专利。

“菲娜的节目总是谈到人际关系，”玛歇尔兴奋地说，“你永远不会知道她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人，但这里没人敢无视她的预言。有时候她甚至会邀请一些客人到她的节目中去，也许你可以——”

“这绝对不可以。”艾蒂瑞妮说。

她的妈妈皱起了眉头，“你不能永远都在逃避。”

一道闪电掠过窗外，屋子里顿时被一种清冷的蓝白色光芒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照亮，收音机内的电波再一次弱了下去，艾蒂瑞妮连忙站起来去调台，她的妈妈在一边盯着她，目不转睛。

她又找到了那个台，一个有力的、清晰的声音响起来，那低沉平静的语调立刻把她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

“晚上好，艾丽格瑞特夫人，谢谢你接了我的电话。”那个深沉的男低音从收音机里飘出来，如同波旁威士忌酒一样既醇郁又温柔。

艾蒂瑞妮将她的手掌在收音机上伸展开，“六英尺，宽肩膀，身体修长，”她说，闭上了眼睛，让自己更进一步去看清那在脑海中逐渐清晰的影像，“他的头发似波浪……栗子般的棕色……太阳穴旁边有些灰色。”一股麝香般的男性气息混合着房间里永远都飘散着的花香向她扑面而来，她深深地吸了一口，那个男人在她思想的眼睛里显露了他的形象。“他的鼻子长而直，下颏是方的……有一道伤口。”她说，停了一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的每一个线条每一个部位上，以固定那闪烁不定的影像。

“还有呢？”玛歇尔问。

“黑色的眼睛，”她低语着，宛如在梦中，“深沉地有如没有月光的大海。”

“还有吗？”

她清了清喉咙，忽然有种冲动想要开窗，尽管外面正下着雨，而且很冷。她竖起一根手指挡在自己的嘴唇上，向着收音机点着头，示意她的妈妈不要再追问下去了。

“我正等着你的电话呢，”菲娜仍用着她那惯有的自信从容不迫地说，“你未想过你和某个女人共度一夜。”

那个男人的笑声是温柔而亲切的。



“但是我现在看见她了。是的，我看见了那个将捕获你的心的女人，她正在收听着节目。”

“艾丽格瑞特夫人，我的电话不是——”

“她身材修长，头发闪亮有如黑玉，”菲娜说，“有一张美丽绝伦而又多愁善感的脸孔。她的眼睛是灰色的，清澈而明亮——”

“周围覆盖着长长的黑色睫毛，”玛歇尔补充着，盯住了她的女儿。

“别被她脆弱的外表迷惑住。”菲娜说。

“艾蒂瑞妮，”她的妈妈轻声说，“你认为是谁？”

艾蒂瑞妮将手从收音机上挪开，“菲娜也许说的是别人，妈妈，你也很适合她描绘的那个人。”她凝视着收音机，想要将闯入到她头脑中的那个影像驱逐掉。

那个男低音又开口了，“我对你的描绘万分感谢，艾丽格瑞特夫人。”

虽然她的手现在正交叠在她的腿上，艾蒂瑞妮的身体却因这低沉的声音而震颤。她的心跳快起来，似乎心脏本身具有了生命。

“找一个人生活伴侣并不是我打电话的目的。”他说。

“我知道，”菲娜用一种实事求是的语气回答，“你怀疑我的能力，很多人对此并不理解。”

艾蒂瑞妮点点头，她同意菲娜的话，她从未想过这种能力会给她带来痛苦。

“我是一个怀疑论者，我承认这一点，”参与者说，“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努力要和你联系上的原因，我是戴伦·威斯特沃尔德博士——”

“贝克斯特大学的物理学教授，”菲娜说，“你正在寻找超能力者。”

艾蒂瑞妮用这个名字检验着浮现在她脑海中的幻影，戴伦·迪，她感觉到她的皮肤在发热。

“我做了一系列实验，想要研究这种超能力现象——”

“而且你怀疑灵媒的存在。”菲娜继续说着，明显地带着取笑。

“我是一个科学家，我只承认事实。”他说，语调轻快而有节奏，“在我的实验中所有的仪器都是为了测量和计量用的，相信还是不相信都不掺杂我的个人因素。”

“哈！”菲娜说，声音中有一种完全的理解与极度的漫不经心的混合意味。

戴伦并没有气馁，“这对我的实验非常有帮助，”他平静地说，“如果你，或者你的一些听众认为他们具有超能力，同意参加——”

“你这个电话没有白打，威斯特沃尔德博士。”菲娜说。

“那么说你同意参加我的实验了，艾丽格瑞特夫人？”戴伦问，声音中充满了孩子般的热情。

“超能力有很多种，教授，你要寻找我的不是我这一种。”菲娜说，她的语气变得严肃而认真起来，“去寻找让你有如火的感觉的女人。”

窗炸开一声闷雷，艾蒂瑞妮颤抖了一下。闪电再一次照亮夜空，然后倏然消逝，又将她们两个人留在黑暗的寂静中。

“雷声可怕。”她轻轻地说着，她的话很快就被黑暗吞没了。

她感觉到她妈妈的手覆盖在她的手上，“安黛，你听到菲

娜说什么了吗？”她对着她耳语着，“她告诉威斯特沃尔德去寻找触摸时会有火一样感觉的女人。”

“我最好找一些蜡烛来，”艾蒂瑞妮说，感觉到一种颤栗蔓延过她的全身，这不是室内温度的事。

玛歇尔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安黛——”

“妈妈，你听太多这种现场直播节目了，在 WRDY 电台都是这样的节目，是不是？我想也许是因为你独自一个人在这所大房子里呆的时间太久了，你应该——”

“艾蒂瑞妮，”玛歇尔说，她冷静、坚决地打断了女儿的话，“这不是关于我的事。”

她感觉到她妈妈的手在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她妈妈的这个动作自从童年时代起就给她带来许多的慰藉，但是今夜，它似乎不起作用了。

“妈妈，”她说，“我只是想要忘记这一切，想要像普通人那样生活。”

“于是你回来了，”玛歇尔说，“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而且它很舒适——但是只有一段时间，因为这里没有你需要的东西。”

“可是它对你来说却非常舒适，妈妈。”

“我老了，我的许多回忆都在这。”

“我也是一样，”艾蒂瑞妮说，没有控制住在她脊髓中蔓延的颤抖，“我还能做什么呢？”

“勇敢地站起来，”玛歇尔温柔地说，“学会认识你自己。”

“我该怎么学呢？”艾蒂瑞妮问。

“去做威斯特沃尔德博士的研究对象。”

戴伦·威斯特沃尔德将他的脚放在桌子上，一边慢慢地按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摩着他的左膝，一边抬起头来看着面前的那个年轻的毕业生，“亚宁，我的朋友，答应我一件事，”他说着，又将身体靠回到椅子上，“不要再向我提那种建议，否则你就不再是我的助手了。”

亚宁·白格威尔将他拿来的一大摞电脑打印出来的数据表放在戴伦脚下，“但是，威斯特沃尔德博士——”

“我想要在这里进行一项研究，亚宁，和狂人打交道就是我们要做的一切。”

“我承认我们今天看到了几个狂人——”

“几个？如果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就不能获得严格而有效的数据和样本。”

“菲娜·艾丽格瑞特应该是最好的实验对象。”亚宁说。

戴伦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但是我们无法请她来，不是吗？”

“是的，”亚宁说，将他的重心从一条腿上转移到另一条腿上，“如果你不介意我的话，威斯特沃尔德博士，邀请菲娜的听众来参加实验，是——”

“我的主意，”戴伦摇了摇头，回忆着，为什么当时看起来这个主意是那么合理呢？“我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干扰了，亚宁，好像在空气中有某种东西和菲娜在一起，”他说着，微微地笑了，“一定是她用魔术把我控制了。”

亚宁难以置信的目光和他的目光遇到一起，他们两个人一起放声大笑起来。他无法解释当他和菲娜·艾丽格瑞特谈话时，他的思维被什么东西占据了，但是可以确信的是，那决不是另外一个女人的魔力。

“今天可真漫长，”戴伦说，“回家去吧，我来接着打印完



那些原始数据，然后再分析一遍。”

“我留在这里帮助你关联。”亚宁说，他的热情依然不减，“一旦我们将这些数据加在那些矩阵上，我们可以——”

“你就像一个毕业生，”戴伦说，“永远都在想当然。”

“这是我的工作。”

“今天是星期五，我知道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你做，”戴伦说，而他需要时间一个人静静地思考。

这个研究必须继续下去，但不是由于他得到委员会支持的缘故。任何一个支持这项实验的人至少都有一点儿不正常，更糟糕的是根本就是一个疯子。但是他却在这里想要把这个课题攻下，因为他别无选择。

即使这项研究的理论构架的证据不充分，在他的头脑中他的确这么想，但是他不能忽略它也许产生的某种可能性。这项实验也许会向他提供一些他需要的信息——他想要找到一个能做不可思议的事情的人。

“这肯定有些事是我能做的，”亚宁说，翻看着那些打印资料，“也许应该重新设计实验程序或者是——”

“不，”戴伦说，他辛辛苦苦地挑选了那些实验项目，想要寻找到他需要的那种特殊能力，“每一件事都不能改变，现在，你可以走了，亚宁。”

“哦，我明白了，”亚宁说，他理解地冲着戴伦笑了笑，一边从桌子前走开，“今晚，威斯特沃尔德博士将要和他的怪兽在一起工作。”

“而且这个怪兽的行为最近有些反常，”戴伦说，“也许该给他更换部件了。现在，如果你还不离开我这里，亚宁·白格威尔，我就要用我的解剖刀了。”

“我走，我走。”亚宁说，他匆匆地跑出去，忘了关门。

戴伦将他的头向后仰着，目光集中在天花板上的一条狭窄的缝隙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地将它吐出去。不需要亚宁来校正矩阵，他也知道他的怀疑是正确的。这些到实验室来参加他的研究的自愿者都是他给菲娜·艾丽格瑞特打电话想要证明不存在超能力的结果，其中有些人几乎不能在水平的地面上走路。他的忧虑还和过去一样多，看着希望在逐渐凋谢让人觉得痛心。

他不想承认失败，现在还不想，只要他弟弟的身体里还残存着最后一丝生机，他就不会放弃。这项研究将会是一场长时间的尝试，打从开始他就明白。

他闭上眼睛，这个项目是他从事科学研究以来最草率的课题，但是他只能孤注一掷。

艾蒂瑞妮站在物理实验室门外的通风良好的大厅里，她将身上穿的那件刚刚及腰的蔓长春花图案的蓝色毛衣的袖子拉到手腕下面。她应该穿一件外套，但是她没有适合她的新形象的外套。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要和过去不同，包括她的衣橱。

她不能再对一切事情随心所欲了，虽然在她过去的生活中她常常如此，但是当她离开艺术之家以后，她清楚地知道自己不会再那样做了。

她深吸了一口气，这座建筑陈旧而且黑暗，她能在阴湿的空气中闻到一股发霉的味道。实验室在地下室，它的感觉更像是一座地牢。

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煽动她转过身去离开这里，但是她不能这么做，她的妈妈是对的，她不能不去理会她头脑中不时袭来的幻象，虽然它们不受欢迎。



0384411

她想要做的一切就是清洗她的大脑。她想接触到某种东西，能让她身体内的电流从指尖流出去，让脑海中的幻象也随之而消失。就算她不想要，那些幻象仍是不时地飘来，向她暗示着某种命运。

毫无疑问，她想要永远摆脱它们，也许戴伦·威斯特沃尔德博士能帮助她；即使他不能，她至少可以满足她的好奇心，看一看他的形象是否和那天晚上好的幻象一样。

她从半敞开的门中向里面瞥了一眼，屋子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电子元件，一排又一排，看起来能让一个班的学生来组装它们。过了很久她才发现一个男人坐在实验室的尽头，他的脚放在桌上，一只手臂挡在眼睛上，看起来似乎睡着了。

她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桌子走向他，尽量远离在地板上纠缠在一起的电线。

“我告诉你回家去，亚宁，”他说，仍然闭着眼，“我不是在开玩笑，我需要你身体的那些部分，我的解剖刀已经生锈了。”

艾蒂瑞妮停下脚步，距离那张桌子有一步之遥。她应该习惯那低沉的噪音的，但是这声音却让她感到如此不安，“你想要什么？”她问，竭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她抬起头。她发现自己陷入他那如同夜色一般深沉的黑眼睛里了。她从未见过如此深邃的目光——然而那目光却有些迷茫。

“我把你当成另外一个人了。”他说，眼眸中的茫然很快消失不见了。他将他的脚从桌子上放下来，当他移动他的左腿时，他轻轻地呻吟了一声。